

电子图书



信息技术的结晶

人类文明的载体

网络的基本资源

内容提要

本书是清代五部言情小说《比目鱼》、《燕子笺》、《锦香亭》、《桃花扇》、《浮生六记》的合集。

《比目鱼》前部题为《戏中戏》，描写刘藐姑和谭楚玉的爱情故事，共七回。后部《比目鱼》自刘藐姑、谭楚玉双双投水殉情写起，叙述刘藐姑和谭楚玉在水中得宴公神灵护佑，一息尚存，被莫渔翁救起，二人遂成婚配。谭楚玉在莫渔翁的帮助下，乡会两试俱登高魁，除授汀州司理。夫妇赴任途中在殉情投水的埠镇，与刘藐姑之母相认。谭楚玉后来破贼有功，补漳南兵宪，为慕容石公（莫渔翁）雪耻，辞官后夫妇晚居严陵，与慕容石公共享天年。

《燕子笺》叙述唐朝才子霍都梁与妓女华行云热恋故事。情节曲折生动，语言活泼而富有情趣。

《桃花扇》以孔尚任传奇《桃花扇》为蓝本缩编而成。突出了侯朝宗和李香君的悲欢离合，揭露了南明弘光王朝在国破家亡之时仍选优征歌，纵情声色，勾勒了一幅“宁可叩北兵之马，不可试南贼之刀”的历史场景。

《锦香亭》叙唐玄宗天宝年间，新科状元钟景期与葛明霞一见钟情，私订终身。因安史之乱和权奸构陷，情侣分离，历经艰险，终于团聚的故事。作品以历史的大事件作为爱情故事的背景，寓温柔儿女之情于悲壮气节之中，把历史演义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糅合一体。文字清隽晓畅，细节描写精致。

《浮生六记》是沈复在清嘉庆年间所写的一部回忆录。全书以抒情散文写成，撰情入语，感人至深。书中以较多篇幅，记叙了作者和亡妻陈芸的家庭生活。一对美满伴侣，终至悲剧结局。作者将欢愉与愁苦两相对照，重笔渲染，凄恻动人。女主人公亡妻陈芸的形象，林语堂谓之曰：“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”。俞平伯亦称赞该书：“虽有雕琢一样的完美，却不见一点斧凿痕。犹之佳山佳水，明明是天开的图画，却仿佛处处吻合人工的意匠。”

出版前言

中国古典小说汗牛充栋，蔚为大观，其中许多作品世代流传，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悦。为弘扬华夏文化，我社从卷帙浩繁的古典文学宝库中精选有代表性的作品 100 部，编成《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》丛书奉献给读者。这套丛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：

第一，选题宽。除了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全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红楼梦》这“四大名著”外，还选收了诸如《封神演义》、《东周列国志》、《说唐》、《说岳全传》、《隋唐演义》等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较为突出的古典长篇小说，有的作品甚至从未点校整理刊印过，因而这套丛书将更加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古典小说的风貌。堪作普通中国人承袭优秀传统文化的通俗百科全书。

第二，读者面宽。这套丛书中的作品有些已有多种版本流传，然而许多版本都没有注释，有些版本虽有注释但偏于学术性。我社立足于中国古典文学知识的普及，组织力量对作品中的疑难字词、语句以及方言、典故一一作了注音和释义，有助于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扫除阅读障碍，也有助于一般读者阅读参考，适应多种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。

第三，附人物表。这些作品内容复杂，人物众多，许多读者阅读时常常苦于理不清这些人物的背景和关系。我社特要求注释者梳理列出书中的主要人物表，使读者了解这些主要人物的来龙去脉，有助于理解和记忆。

第四，配插图。每种作品均配有若干幅精美的插图。这些插图大多选自馆藏善本中的绣像，或由当代画家重新创作，使读者能直观地感受到作品的内容情节，如见其人，如闻其声，增强审美情趣。

希望《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》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，也希望专家和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，以使这套丛书日臻完善。

比目鱼 桃花扇 浮生六记等五种

比目鱼

[清] 不署撰人 著

第一回

谭楚玉远游吴越 刘藐姑屈志梨园

诗曰：

无事年来操不律，古今到处搜奇迹。

戏在戏中寻不出，教人枉费探求力。

这四句诗，只为人生在世，最大者莫过于人伦，最重者莫过于夫妇。男婚女配，是人间一件大事。佳人才子偏于其中，做出多少奇文，许多异事。且说本传中一人，家住襄阳，姓谭，名士珩，字楚玉。万有在脑，一贫彻骨。虽叨世胄，耻说华宗，尽有高亲，羞为仰俯。襁褓识过人，曾噪神童之誉，髫龄游泮水，便腾国瑞之名。夙慧未忘，读异书如逢故物；天才独擅操弱管，似运神机。不幸早丧二亲，终鲜兄弟。只因世态炎凉，那些故乡的亲友，见他一贫如洗，未免罢肉眼相看，不能知重，故此离了故土，遨游四方。学太史公读书之法，借名山大川，做良师益友，使笔底无局促之形，胸中有活泼之气。一向担簦负笈，往来吴越之间，替坊间选些诗艺，又带便卖些诗文。那些润笔之资，也可糊口。只是年已弱冠，还不曾聘家室，未免伶仃孤寂，尽有那不解的事。只说他手内空乏，不能婚娶，那里知道才人的妻子，不是有了钱钞，就容易娶得来的。正合着古语两句：若非两间之尤物，怎配一代之奇人。这段姻缘好难遇。

谭生一日想道：“我今来到三衢地方，闻得这边女旦极多，演的都是戏台。今早有几个朋友，约我一同去看。我有些笔债未完，叫他先去。如今文字完了，不免去走一遭。”及至谭生走到中途，那些看戏的人都回来了。谭生道：“也罢，我且立在路旁，待他们过去，我自有道理。”话犹未了，只见那些人，也有老的，也有少的；也有秃的，也有瞎的；也有俗人，也有和尚。正行之间，有一妇人高声叫云：“谁人拾了我的鞋去了？若拿出来便罢，若不拿出来，我就叫他背了我家去。”叫罢，众人都不理。惟有一个四五十岁的一个和尚，微微的冷笑。旁人说：“一定是你这个秃驴拾去了。”和尚不肯拿出，众人上去一搜，果然藏在和尚袖里。众人说：“给我一齐动手！”和尚说：“不要如此，我所以藏这支鞋的缘故，我实有用他处。”众人说：“你用他做甚？”和尚说：“别无用处，待我面壁九年之后，将来挂在杖上，做一个双履西归。”众人大笑之间，和尚一溜而去。

又见女旦前行，背后那些没皮的人，挨肩擦背，眼邪脚歪，就像推车的一般。谭生云：“这些男子妇人，好没要紧。那戏有甚么好处，就这等的挨挨挤挤，弄出这许多的丑态来！”正说之间，见那约他的两个朋友，也在其中。遂上前问说：“这戏有甚么好处呢？”二人答云：“这戏名为舞霓班，一班之中个个都好。最难得的又有那个女旦，叫做刘绛仙。那声容不必说了，我若说出她的容貌，兄就是老道学，恐亦难于不动心了。有几句现成的批语，你且听我道来：施粉则太白，施朱则太红，加之一寸则太高，损之一寸则太短。”谭生云：“恐怕将誉过实。”二人说：“兄若不信，迟一两日，还有台戏要演，亲来观看就是了。”谭生云：“如此最妙。”遂口唱数语云：

世胄（zhòu，音宙）——古代称帝王或贵族的子孙。

髫（tiáo，音条）龄——指童年。

国色从来不易逢，休将花眼辨花容。

饶伊此际施高论，眼到花前自解庸。

话说刘绛仙丈夫，名唤刘文卿，也在班中做戏。自从得了绛仙，遂挣起一分大家私。如今世上做女旦的极多，都不能够致富，为甚的独他一个偏会挣钱？只因他的姿色原好，又亏二郎神保佑。走上台去，就像仙女临凡一般，另是一种体态。又兼他的记性极高，当初学戏的时节，把生旦的脚本都念熟了。一到登场，不拘做甚么脚色，要他妆男就做生，要他妆女就做旦，做来的戏又与别人不同。老实的看了，也要风流起来，慳吝的遇了，也要撒漫起来。况且拣那极肯破钞的人相与几个，到那庄事上，其风流更不必说了。所以多则分她半股家私，少则也得他数年的积蓄。不上十年，挣起许多家产，也够得发了。谁想生个女儿出来，名叫藐姑，年方一十四岁。她的容颜记性，又在他母亲之上。止教他读书，还不曾学戏。那些文词翰墨之事，早已件件精通，将来做起戏来，还不知怎么样得利。

绛仙一日无事，将他唤出，不过是要传授他挣钱的秘诀，动人的方法。绛仙说：“我儿，你今年十四岁，也不小了。你爹爹要另合新班，同你一齐学戏，那些歌容舞态，不愁你演习不来。只是做女旦的人，另有个挣钱的法子，不在戏文里面，须要自小学会方好。”藐姑说：“母亲，做妇人的只该学些女工针指，也尽可度日，这演戏不是女人的本等。孩儿不愿学他。就要孩儿学戏，也只好在戏文里面，趁些本分钱财罢了。若要我丧了廉耻，坏了名节，去做别样的事，那是断断不能的。”

绛仙说：“做爹娘的，要在你身上挣起一分大家私，你倒这等迂拙起来。我们这样妇人，顾甚么名节，惜甚么廉耻，只要把主意拿定了，与男子相交的时节，只当也是做戏一般。他便认真，我只当假，把云雨繆绸之事，看得淡些。一则身子不受亏，二则这就是守节了，何须恁般拘执呢！古语说的好：烟花门第怎容拘泥，拚着些假意虚情，去换他真财实惠。把凤衾鸳被，都认做戏场余地。我做娘的，也不叫你十分滥交，逢人就接，遇人就睡。有三句秘诀，传授与你。你若肯依计而行，还你名实兼收，贤愚共赏，一生受用不尽。听我道来：叫做许看不许吃，许名不许实，许谋不许得。”藐姑说：“怎么叫做许看不许吃呢？”绛仙云：“做戏的时节，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被人看到，就是不做戏的时节，也一般与人玩耍，一般与人调情。只有这香喷喷的一盘美包子，不许他到口。这就叫做许看不许吃。”藐姑道：“那许名不许实？”绛仙道：“若有富贵大贾、公子王孙，要与我做实事的，我口便许他，只是你故延捱，不使到手。这叫做许名不许实。”藐姑道：“那许谋不许得呢？”绛仙道：“若遇那些痴心子弟，与我相处厚了，要出大块银子，买我从良，我便极口应允，使他终日图谋，不惜纳交之费。到了后日，只当做场春梦，决不肯把身子嫁他，这叫做许谋不许得。”藐姑云：“既舍不得身子，为甚么不直言回他，定要做这许多圈套呢？”绛仙道：“我儿，你不知道，但凡男子相与妇人，那种真情实意，不在粘皮靠肉之后，却在眉来眼去之时，就像馋人遇着酒肉，只可使他闻香，不可使他到口。若一到口，他的心事就完了。那有这种垂涎咽唾的光景，来得热闹！”

他二人正说之间，刘文卿来到门内说：“合的小班，今已十有八九，要起个班名才好。我儿，你是极聪明的，想出两个字来。”藐姑说：“既是小班，取个方盛未艾的意思，叫做‘玉笋’班罢。”文卿说：“两字甚好，只是班中尚少一个脚色。待我写个招帖，贴在门首，自然有人来做。”上写云：

“本家新合玉笋班，名色俱备，只少净脚一名。愿入班者，速来赐教。”藐姑说：“既要孩儿学戏，孩儿不敢不依。只是一件，但凡忠孝节义，有关名教的戏文，孩儿便学。那些淫词艳曲，做来要坏廉耻，丧名节的，孩儿断不学他。”文卿说：“这是容易的。”藐姑口虽不言，心内暗想云：“那个做正生的，不知是怎生一个人物？倘是俊俏的，也就是我的福了。”遂作诗一首。诗曰：

玉笋佳名确不易，小班更比大班奇。

饶伊擅尽当场巧，究竟原非妇所宜。

要知后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倾城貌风前露秀 概世才戏场安身

却说谭楚玉自从那日听了二位夸美刘绛仙的好处，时刻在心。两三日后，二位朋友说：“今日有戏，不知老兄可出去看看否？”谭生云：“如此，妙，妙。”三人遂携手而行。及至到了戏场台上，还不曾有人。其友云：“想是梨园子弟未到，我们且在这总路口上，站上一会，等刘绛仙走过的时节，先把他凌波俏步，领略一番，然后跟他去看戏，有何不可！且是那些做戏的妇人，台上的风姿与台下的颜色判然不同。我和你立在此处，到可以识别真才。”谭生说：“同是一个人，怎么有两样姿色？”其友云：“这种道理也有些难解，场上那件毡条，最是一件作怪的东西，极会凌丑妇，帮佳人。丑陋的走上去，愈加丑陋；标致的走上去，分外标致。兄若不信，请验一番就是了。”说话之间，见一夥人拥挤而至。谭生云：“所谓刘绛仙者，就是前面那一位么？”其友云：“正是。小弟的说话，可也赞的不差。”谭生云：“也不过如此。”其友云：“妇人的姿色，到这般地步，也够得紧了，难道还有好似他的不成！”

谭生云：“方才在后面的那个垂髻女子，难道不是天香国色？为甚么对了人间至宝，全不赏鉴，倒把寻常的姿色，那般抬举起来？”其友云：“那是他的亲生女儿，叫做藐姑，带在身边学戏的。据小弟看来，好便是好，也未必在他母亲之上。”谭生心内想道：“这位女子，就像胎里的明珠、璞中的美玉，全然不曾琢磨的。非具别眼的人，那能识认得出！这种道理，不但他们不知道，也不可使他们知道。若使见知于人，则天下之宝，我必不能独得矣。也罢，我且依他说个不好，自己肚里明白就是了。虽如此说，既要结识他，须是在未曾破瓜的时节，相与起头才好。我且随众人看戏，待他戏完之后，回去的时节，尾在后面，看他家住那里，然后好想个进身之法。”遂转身云：“毕竟是兄识货，方才那个女子，初见便好，过后想来他没有甚么回味。还去看戏要紧，不要耽搁了戏。”这正是：

当场一刻胜千金，莫把闲词误寸阴。

其友也口号一绝云：

拉友观场破寂寥，评声论色兴偏饶。

非关举世无明眼，天与忽然秘阿娇。

及至到了戏场，早本已开演的是《西施归湖》，接的是《挑帘成衣》。真个是人人的夸好，个个称强。只是谭生心中，别有所属，所以唱的虽好，也恨他不一时散场，早些归家。到了杀戏的时节，谭生挤在人空里，一直送他到家，还觉余兴未尽，亦唯赞叹而已。及归到下处，饮了几杯闷酒，用了几杯闷茶，心即欲睡，那里一时睡的着。这正所谓：不见可好，不动所欲。遂自叹云：“我自遇刘藐姑，不觉神魂飞越。此等尤物，不但近来罕有，只怕自古及今，也未曾生得几个。我是个种情人，怎肯交臂而失之？日间遂他回去，认了所住的地方，又访问他邻人，知道此女出身虽贱，志愿颇高，学戏之事，也非其本念。若是遇了小生，不怕不是个夫人之料。只是一件，闻得他的父母，虽然教他学戏，又防闲得极严，不是顾名节，单为蓄钱财。韞

棖而藏之心，正为待价而沽之地。我也曾千方百计，要想个进身之阶，再没有一条门路。止得一计可以进身，又嫌他是条下策，非是我读书人所为。他门上贴着纸条，要招一名净脚。若肯投入班中，与他一同学戏，那姻缘之事，就可以拿定九分了。只是这桩营业，岂是我们做得的！”

辗转久之，祇觉舍此别无可图之机。也罢，学戏之事，虽有妨于名教，钟情之语，昔见谅于前人，我如今说不得了。且从入班去，或者戏还不曾学成，把好事先弄上手。得了把柄，即便抽身，连花脸都不消涂得，也未可知。竟收拾前去罢。

枳棘原非凤所栖，求凰因使路途迷。

生前结下姻缘债，借口贤人赋简兮。

却说刘文卿一向要合小班，只少一名净脚。前日贴了招帖，也不见有人来应允。文卿与绛仙道：“我已约了一位名师，定于今日开馆，等不的脚色齐备，先把有的教习起来。等做净的到了，补上也未迟。叫孩子们把三牲祭礼，备办起来。等先生与众人来了，好烧纸，我且在门首站之。”说罢，遂走出门来观望。正值谭楚玉。谭生上前拱手云：“此位就是刘师付么？小生姓谭名楚玉。闻得府上新合小班，少一名净脚，特来相投。”文卿听说，喜不自胜，答道：“怎么，你是一位斯文朋友，竟肯来学戏？这等说，真小班之福也。既然如此，等众人来了，一同开馆就是了。你且在里边请坐！”

少顷，众人俱到，大家见过了礼，师父也来了。文卿说：“叫孩子们，一面请姑娘出来，拜见师父；一面取三牲祭礼，好祭二郎神。”谭生云：“甚么叫做二郎神？”文卿说：“你不知道，凡有一教，就有一教的宗主。二郎神是做戏的祖宗，我们这位先师，极是灵显的。不像儒释道的教主，都有眷，不记人的小过。凡是班内有些暗昧不明之事，他就会觉察出来。不是降灾降祸，就是生病生疮。你都记在心中，切不可犯他的忌讳。”谭生说：“这等忌的是甚么事？求师付略道几件。”文卿云：“最忌的是同班之人，不守规矩，做那不端之事。或是以长戏幼，或是以男谗女，这是他极计较的。”谭生听了，心中想道：“这等说起来，我的门路又走错了。如今来到这边，又转不去了，却怎么处？”正在愁闷之际，见文卿从内领出藐姑来，说：“我儿，这是你师付，朝上行礼。”又指着众人说：“这是你同班兄弟，都过来见了。”藐姑一见谭生，不觉惊讶道：“这是一位书生，前日在路上遇见的，他怎么也来学戏？詎非是件异事。”既而见楚玉，不时将他暗窥，遂恍然大悟道：“哦，我知道了。虽是如此，只因奴家一人，遂将这辱身贱行之事，不惜躬亲。叫奴家心中，如何承当的起。”二人眉睫之间，自不必说。

且说文卿对师付云：“脚色已竟派定，老师请将脚本散于他们。我从今日起，把他们的座位也派定了。各人坐在一处，不许交头接耳。若有犯规的，要求先生责治。”藐姑与楚玉各自心中祷告，说：“我若与他坐在一块，就便易多少了。”谁知众脚色里面，独有生旦的戏多，又不时要登答问对，须要坐在一处，其余却是任意派定。藐姑是个旦角，楚玉是个武角，他心虽勉强，如何能到一处！及至派定，先生随意拈曲一只，众取筋作板，唱了一只同场曲子。文卿说：“小弟今日备了一杯薄酒，请一同进来饮了。一则是敬

棖棖(yùndú, 音运读)——棖, 蕴藏, 这里指怀才不遇。棖, 匣子。

枳(zhī, 音止)棘——是落叶灌木或小乔木, 茎上有刺, 浆果球形, 味酸苦。

詎(jù, 音巨)非——岂, 表示反问。

先生，二则是会同窗。”正是：

同班兄弟似天伦，男女何尝隔不亲。

须识戏房无内外，关防自有二郎神。

到了散席之后，藐姑归到绣房，心中想云：“我看这位书生，不但仪容俊雅，又且气度从容，岂是个寻常人物！决没有无故入班，来学戏之理。那日在途间，他十分顾盼我。今日此来，一定是为我了。谭郎，你但知香脆之可亲，不觉倡优之为贱。欲得同堂以肄业，甘为花面而不辞。这等看来，竟是从古及今，第一个种情人了，我如何辜负的你。奴家遇了这等的爷娘，又做了这般的营业，料想不能出头。不如认定了他，做个终身之靠罢。今日这一拜，只当是暗缔姻亲，预拜天地，那些众人，权当是催妆姻戚，扶拜的梅香，是便是了。你既有心学戏，就该做个正生。我与你夫妇相称，这些口角的便宜，也不被别人讨去，为甚么做起花面来。”这正是：

莫怪姻缘多错配，戏场生旦也参差。

“我从来是心劲的人，今日一见了他，不觉神情恍惚，至今不能成寐，这便如何是好。也罢，我且把那云雨的风境，繆绸的衷情，枕边的言语，床上的鸳鸯，想像他一番。虽不能饥食渴饮，亦未必不望梅止渴。等明日见了他的时节，再作道理。”欲知后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

定姻缘曲词传筒 改正生戏房调情

藐姑思念楚玉，自是不必说的了。楚玉也自想道：“我为着刘藐姑，不但把功名富贵丢过一边，并弃终身的名节。只道入班之后，就与至亲骨肉一般，内外也可以不分，嫌也可以不避，谁想戏房里面的规矩，更比人家不同。极浑杂之中，又有极分别去处。但凡做女旦的，普天下之人，都可以调戏的，独有同班弟兄，倒调戏不得。这个陋习，不知甚么人创起。又说有个二郎神，单管这些闲事，一发荒唐可笑。所以这学戏里面，不但有先生拘束，父母提防，连那同班的人，都要互相稽察。小生入班一月，莫说别样的事难行，就是寒暄，也不曾叙得一句。只好借眉眼传情，规模示意罢了。这刻刻相见的想思，更比那不见面的难害！”

且说这班人，除谭生之外，俱是本处后生。凡两餐与夜间俱各回家，惟有楚玉自从入班之后，昼夜俱在馆内。楚玉与藐姑，虽是面目相关，其实话也不曾说。一日早饭后，藐姑到了馆内，恰置别的俱各未来，惟有楚玉一身。楚玉一见，又喜又惧。迎着藐姑道：“这可怎么样呢！”藐姑捏着楚玉的手，楚玉也攀着藐姑的臂，虽是两口相亲，却无一言相对，正合着古语二句：

满怀尽是心腹事，及至相逢半句无。藐姑道：“这屋后有闲房半间，虽是茸茅不堪，却是人迹罕到。你我到彼，略偿素愿何如？”楚玉说：“如此最好。”

二人足方出门，忽闻户外有人进来，遂各慌忙上位。藐姑桃腮添朱，楚玉手足无措。毕竟是个小小的丑儿，那些事全然未晓，所以不曾看出马脚。一步三趋，进门来道：“暖哟！我说我来早，还有早行人。咱三个趁之师父未到，想个法儿玩玩罢。若师父来，又要受他的拘束了。”藐姑道：“做什么玩呢？”丑说：“背趟趟罢。”楚玉有些不肯，藐姑以目视之，楚玉道：“如此妙极！谁先背谁呢？”丑说：“你先背我。”楚玉道：“你先背我。”二人争论不已。藐姑道：“你二人各先背我一趟，我再各背你们一趟，就均匀了。”藐姑心里，虽是立意要站他们的便宜，其实还别有所思，小丑那里知道？遂推楚玉说：“你先背他。”楚玉说：“你先背他。”藐姑道：“论长幼，该谭兄先背我。”楚玉说：“如此，你就上在西头椅子上，我背到你东头，回来还送在你椅子上，就算一趟。”丑说：“我也是如此，叫我多背一步也不能！”藐姑遂将一双小小的金莲挠起，又把两支掺掺的柔荑，搭在楚玉的膀臂上。先摸他嘴，继摸他喉。楚玉遂笑不能止，丑亦欢天呼地。那楚玉的两手，在藐姑臀下，亦自不必说了。

谁想到东头，尚未及转身，先生来了。闻的馆内呼唤不相，遂咳嗖了一声。他三人就像迷窝的老鼠一般，各自寻位坐定。先生进来道：“你三个为何这等的喧哗？”快些与我说来！”小丑说：“我三个在这里念的是脚本，并没胡闹。”先生道：“且自由你，待明日背不会脚本，我再与你们算账。”自此以后，任他两个欲火炽盛，听的先生咳嗖一声，就如倒倾北海的一般，将那火儿灭的干干净净。所以将近三月，并不从相续片时。

茸（róng，音容）茅——谦词。指杂草丛生很简陋。

柔荑（tí，音提）——黄：初生的茅草。比喻女子手的纤细白嫩。

楚玉道：“我如今没夸何，只得把入班的苦心，求婚的私意，写下一封密札，团作一个纸团，等到念脚本的时节，趁着众人不见，丢在他怀里去。他看见了，自然有个回音。只是一件，万一被众人拾了，却怎么处！也罢，我有道理，这一班蠢才，字虽识得几个，都是不通文理的。我如今把书中的词意，放深奥些，多写几个难字在里面，莫说众人看见全然不解，就是拿住真脏，送与他的父母，只怕也寻不出破绽来。我想有心学戏，自然该学做正生。一来冠裳齐整，还有些儒者气象，二者就使前世无缘，不能与他配合，也在戏台上面，借题说法，两下里诉诉衷肠。我叫一声‘妻’，他叫一声‘夫’，应破了这场春梦也是好的。只可恨脚色定了，改换不得。我今把这个意思也写在上面，求在他令尊面前，说个方便，把我改做正生，或者邀天之幸，依了他也不可不知。

将书缩做丸，不但传幽秘。

聊当结同心，稍示团圆意。

到了次日饭后，一班俱到。生对众人说：“我们这一班兄弟，学了个月戏文，还不曾会得一两本。谁想做旦的刘藐姑，与做净的谭楚玉，他两个记性极好。如今念熟了许多，我们只是赶他不上。师父昨日说，今日要考较我们，大家都要仔细。”丑说：“都是净旦两个不好，他俩个要卖弄聪明，故此显得我们不济。藐姑是师父的女儿，不好打他。小谭那个畜生，断然放他不过。我今日不受打便罢，若受了打，定要拿他出气。”生说：“别样也还可恕，最恼他戴了方巾，要充个斯文的模样。我和你一齐动手，定要扯他的下来。师父来了，我们各人上位。”

正说之间，先生来了。说道：“你们把念的脚本，都拿上来，待我提你一提，提一句，就要背到底。背得出就罢，背不出的，都要重打。”藐姑与楚玉是昨日背过的了。叫末说：“拿你的来！”末说：“学生只念得一本。”先生说：“他们极不济的，也有两本，你只得一本，这等且拿来。‘提云风尘暗四郊’这是那一本上的？”答云：“这是《红拂记》上的牌名，叫做节节高。”先生说：“且饶你，下次务期多念几本。”又叫净云：“拿你的来！”净答云：“我的极熟，不用背罢。”先生云：“胡说，快拿来！”净暗叫楚玉说：“我若背不出，烦你提一提，我有酬谢你的去处。”小丑方才说：“都是你卖弄聪明，显得他不济，要拿你出气哩！你若肯提我，我就帮你打他；你若不肯，我就帮他打你。”楚玉说：“你放心去背，我提你就是了。”先生提云：“寄命托孤经，史载。”楚玉低声对丑云：“这是《金丸记》上的牌名，叫做三学士。”丑遂高声背下。师父又叫正生说：“拿你的来背。”正生说：“他央人提得，我难道央人提不得么？藐姑于我坐在一处，不免央她。”对藐姑说：

“好姐姐，央你提一提，我明日买汗巾送你。”藐姑说：“使得。”正生遂将脚本送上。先生提云：“叹双亲把儿指望。”正生对藐姑做眼色，藐姑背笑说：“我恨得打死这个狗才，好把谭郎顶替，为甚么肯提他！”先生打正生头云：“怎么全不则声？”正生说：“曲子是烂熟的，只有牌名不记得。”先生说：“这等免背牌名，只背曲子罢。”正生遂将叹双亲句唱了一遍。先生说：“怎么我提一句，你也只背一句，难道有七个字的曲子么！”正生说：“我原是烂熟的，只因说了几句话，就打断了。”先生说：“如此再提你几句：教儿读古圣文章。”正生也只将二句高唱一遍。先生说：“往下背！”正生说：“我念念再背就熟了。”先生怒说：“有这等蠢才，做正

生的人，一句曲子也说不得。谭楚玉是个花面，这等聪明，只怕连你的曲子，他也记得哩。谭楚玉与我背来！”楚玉答云：“这是《浣纱记》上的牌名，叫做江儿水。”先生说：“好！记又记得清，唱又唱的好。你听了羞也不羞？如今起来领打。”遂将他打了十余下说：“以后再背不出，活活的打死你。快去念来！”

先生说：“我出去拜客就来，不要吝气，也不可交头接耳，说甚闲话。”众人说：“晓得。”遂拂衣而出。正生下位，对丑说：“先时说的话，你都记的么？”丑说：“记得。”心中想云：“他要打小谭，叫我做个帮手：我想小谭〔提〕我的曲子，怎么好打他？也罢，口便帮他骂几句，待他交手的时节，我把拳头帮着谭郎，着实捶他一顿，岂不是个两全之法。”对正生说：“我帮你就是了。”正生遂向楚玉说：“你学你的戏，我学我的戏，为甚么在师付面前，弄这样聪明，带累我吃打。”谭生说：“是师父叫我唱来，与我何干。”正生说：“就是师父叫你唱，你该回他不记得罢了。为甚么当真唱起来！”遂以手拉楚玉的方巾说：“你既然学戏，自然该像我们，也带一顶帽子。为甚么顶了这个龟盖？难道你识几个字，就比我们两样么？众位快动手！”净说：“大家捶这狗头。”

三人打在一团。净口里骂的是楚玉，手里打的却是正生。三转两扭，遂将正生扑在地下。藐姑心下想道：“我假意去拉劝，一来捏住谭郎的手，与他粘一粘皮肉，也是好的；二来帮着谭郎，也捶他几下，替谭郎出口气儿。”上前捏住谭生的手，谭生会意，遂将藐姑一拉，藐姑遂将身一就，趁着众人不防，虽未能尽情如意，亦不免两口相亲。净按着正生的头，楚玉一手拉着藐姑，一手去打正生。副净在旁解劝，正生在地下哭骂。

外说：“劝他们不住，待我假装师父的声口，吆喝他几声，他们自然惊散。”遂到门外，大声叫云：“是那几个畜生，在里面胡吵，快些开门！待我进来。”果然惊散，各坐原位，去念各人的脚本。外遂并手摇摆而上。方才罗唛的那几个，教人好不生气。众人见不〔是〕师父，又各吵闹起来。外说：“当真待来了，大家念几句罢。”藐姑上位，心中说：“方才劝他的时节，谭郎递一件东西与我，不知甚么物件，待我看来。”及至看了一遍，遂点头云：“原来如此，我有心写一回字，又没法递与他。也罢，我看这一班蠢才，都是没窍的，待我把回他的话，编做一只曲子，高声唱与他听，众人只说念脚本，他们那里知道。”遂对众人说：“这两只曲子倒有些意味，待我唱他一遍：

金络索来缠，意太微。知是防奸宄，两下里，似锁钥相投，
有甚的难猜迷。心儿早属伊，暗相期，不怕天人不相依。你为我无
端屈志，增憔悴，好教我难为意！

将他改作伊，正合奴心意。欲劝爹行，又怕生疑忌。我细思，
有妙机，告君知，会合的机关在别离，这成群鸷鸟 不忌喉！

楚玉听道：“有这等聪明女子，竟把回书对了众人高声朗诵起来。只有小生明白，那些愚人，如在梦中一般。这等看来，他的聪明还在小生之上。前面那一只，是许我的婚姻；后面那一只，是叫我改净为生之法。说这一般

奸宄（gu，音鬼）——坏人（由内而起叫奸，由外而起叫宄）。

鸷（zhì，音志）鸟——凶猛的鸟，如鹰、雕。

忌喉（lì，音力）——作语助。

之中，只有我好，其余都是没干的。教我在他父亲面前，只说不肯做净。要辞他回去，不怕不留我做生，果然是个妙法。等师父回来，依计而行，便了。”他师父回来道：

“出访戏朋友，归教戏门人。

般般都是戏，只有撰钱真。

问你们的功课都做完了么？”众人说：“做完了。”先生云：“你们都去罢。”惟有楚玉端然不动。先生说：“你为何不走？”楚玉说：“有话要讲，所以不去，求先生唤东家出来。”文卿出来道：

西席呼声急，东家愁闷深。

不因催节礼，定是索束金。

“先生叫弟，有何商意？”先生云：“这个学生，叫我请你。他说拜别师父，叩谢主人，明日要家去哩。”文卿说：“如今学会了戏，正要出做生意，怎么倒要回去呢？”楚玉说：“我初来的时节，只说做大净的，不是扮关云长，就是扮楚霸王。虽然图几笔脸，做到慷慨激烈之处，还不失英雄本色。谁想十本戏里面，止有一两本做君子，其余都做小人，一毫体面也没有，岂是人做的事。”先生说：“你既不肯做花面，就该明说，为甚么要走呢？”文卿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就拣一个脚色就是了。正旦是我儿，移动不得，老旦认一脚色罢。”楚玉说：“把个须眉男子，扮做巾幗妇人，岂不失了丈夫之体。”文卿说：“做小生何如？”楚玉说：“这个脚色，还将就得，只是一件，那戏文里面的小生，不是因人成事，就是助人功名，再不见他自立门户，也不像我做的。”先生云：“这等说起来，他的意思，明明要做正生了，我看他的喉咙身段，倒是个做生的材料。不如依了他罢。”文卿说：“众脚色里面，惟有生旦最苦。上场的时节多，下场的时节少，没有一只大曲子不是他唱，只怕你读书之人，受不得这般劳碌。”楚玉说：“不将辛苦意，难取世间财。只要令爱受的就受的，我和他有苦同受，有福同享，就是了。”文卿说：“把那做生的与你调过来，你做正生，他做花面，再没得说了。”楚玉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只得勉强从下。我老实对你说罢，起先入班还是假的，如今倒要弄假成真了！”

从来净脚由生改，今日生由净脚升。

欲借戏场风仕局，莫将资格限才能。

楚玉自从改净以后，学戏的时节，与藐姑坐位相连；唱曲的时节，与藐姑夫妻相称，虽未能同衾共枕，较视从前，也就便宜多少了。欲知他二人的故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

一乡人共尊万贯 用千金强图藐姑

楚玉与藐姑以手示意，以目传情，自是不必说了。且说埠镇上，有一个财主乡官，名唤钱万贯。他家金银堆积如山，谷米因陈似土，良田散满在各邑，纳不尽东西南北的钱粮。资财放遍在人头，收不了春夏秋冬的利息。用豪奴，使狠仆。叫做画虎未成君莫笑，安排爪牙始惊人。娶美妾，蓄妖姬，叫做乞食齐人尚有家，富人怎不骄妾妻！这也还是件小事。自古道：“财旺生官。就是中了举人、进士，也要破几两少钞。做纱帽的铺户，不曾见他白送与人。又听得官高必险，反不若他异路前程。做不到十分显职，卷地皮的典史，不曾见有特本参他。这等看将起来，他这一位大大的财主，小小的乡绅，也甚做得过。所以他出门则顶其肚皮而摇摆，居然员外气象；在家则高其声而吆喝，宛然官府排场。

一日，对众人说：“我钱万贯自从纳粟以后，选在极富庶的地方，做了一任县佐。趁了无数的银子，做了未及三年，就被我急流勇退，告了终身的假，急急的衣锦还乡。如今凡拜县官，都用治生帖子，他一般也来回拜。那些租户债户见了，吓的毛骨悚然。欠了一升一合，一钱一分，就要写帖子送他，谁敢不来还纳！看来不亏别样，亏我这个住处住的好，不在城而在乡。若还住在城市之中，那举人、进士，多不过我这个小路前程，如何能充人呢。只是住在乡间，也有一件不好，那些公祖父母，无故不肯下乡。我这些威风，一年之中装不上一两次，白白的把一顶纱帽，一件圆领，都收旧了。今日闻得本县三衙要巡历各乡，清查牌甲。少不得一到本处，就要来拜我。地方上办了酒席，少不得请我去陪他，这场威风又使得着了。叫家僮，你乘此机会，把一应田租账目清理一番，有拖欠的，不免开送三衙，求他追比起来。一则清理今年的账目，多得些利钱；二则借此示从，免的与我啣气。”

说话之间，见十数个身穿蓝布粗衣，头带卷边毡帽的乡里人，都跪下道：“我们是地方总甲。只因本县三爷要来清查牌甲，其实往年的旧规不过要些常例钱，少不得出在这里中。如今都敛齐了，只是我们送他，恐怕客多嫌少，不肯就接。要求钱爷，发个名帖，然后送，觉得有体有面些。从来官府下乡，定有一桌下马饭。我们也预备下了，要请钱爷做个陪客。凡有不周之处，官府计较起来，都要求钱爷方便一声。”万贯说：“我的帖子，是从来不肯轻发的。况且身子有些不受用，陪不得酒，你们去另请别人罢。”众人说：“我这镇上，只有你一位乡绅，那里还有第二个。”万贯说：“就是你们自己罢了，何必定要乡绅。”众人说：“钱爷取笑了，我们做百姓的，如何敢用帖子，如何敢做陪客。”万贯说：“哦！原来官民二字，也有些分辨么？既然如此，你们平日为何大模大样，全不放我在眼里？”众人说：“我们尊敬的是钱爷，怎么倒说我不敬呢？”旁边一个家人，跪下禀道：“这些人，不是租户，就是债户，个个都有些账目，不曾清楚。”万贯道：“如何？你们既然尊敬我，为甚么不肯还账？我如今正要开送三衙，叫他当面追比，恨不得打断你们的狗筋，还肯管你这样闲事！”众人听说，魂不附体。说道：“不消送官，待我们还就是了。”万贯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看地方面上，替你们装个体面，把敛来的银子，都放在这边，待我替送。请官的筵席，要齐正些。必有一两样海味才好，那些俗菜，是用不得的。且是我这两日懒待出门赴席，

也要抬到这边来。地方上面，就有些不到之处，我也替你们说个方便。只是以后知事些，你们这些人，莫说别样放肆，就是称呼之间，也有些欠通。难道钱爷两个字，是生漆粘住的？那钱字下面，爷字上面，就夹不得一个字眼进去么？”众人说：“这是我们不知事，自今以后，加上一个字眼，叫钱老爷就是了。”万贯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们就多叫几声，补了以前的数。”众人连叫了几声，万贯连应了几声。众人叫的紧，万贯应的也紧。及至叫完，万贯将大头点了数点，笑道：“这才是个道理。你们说的话，都完了么？你老爷身困倦，要进去睡了。你们有事者奏来，无事者退班！”众人说：“还有一件大事，要禀告钱老爷。那平浪侯晏公，是本境的香老，这位神道，极有灵验的。每年十月初三，是他的圣诞，一定要演戏上寿。请问钱老爷，该定那一班戏？你分付一声，小的们好去办。”万贯说：“往年的戏都是舞霓班做。那女旦名叫刘绛仙，又与我相厚，待我差人去接他便了。”众人各唯唯而退。

万贯见众人散了，随将双膝一拍，笑道：“妙，妙，妙！我钱万贯的威势，不拿来恐吓乡人，叫我到那里去使！明日官到的时节，拿他们的银子、酒席，装自家的体面威风，何等不妙！还有一件上门的生意，不可错过，等他拿了银子来，待我取下一半，只拿一半送官，且做个小小的抽丰，再做道理。叫家僮，你打听舞霓班的戏子，在哪里做戏，好着人去唤他。”家僮道：“禀老爷！舞霓班虽好，还不如玉笋班，更有名声。近来的戏，都是他做。”万贯说：“我不单为做戏，要借这个名色，与绛仙叙叙旧情，你那里知道。”家僮说：“玉笋班也有个女旦，就是绛仙的女儿，名叫藐姑。他的姿色，比他母亲更强十分。况且绛仙为照管女儿，近日离了大班，也在小班里面。”万贯说：“是他有个绝标致的女儿，我从前见过他的，如今也出来做戏了？既然如此，你速速去接。待我央他母亲做牵头，也和他相与相与！”

仆说：但闻姊妹同归，不见娘儿并嫁。

万贯：阿婿就是阿爹，一身兼充二夫！

欲知后事，观下回便明。